

隐于市井的田与溪

□ 桐城 疏泽民

一块田，隐于市井，镶嵌着地理标志。
一条溪，隐于市井，流淌着历史传奇。

田不大，不足学校足球场面积，却四季常青；溪不宽，迈腿可跨，却清流不绝。田依着溪，溪伴着田，田溪相偎了数百年。田隐于车水马龙的街后，躲在高楼林立的背影里。自小河街或南大街往西一拐，视线舒展出一百多米的样子，再往下一落，就看到三块田——芹菜田。绿油油的水芹，像初夏田野里青扑扑的秧苗，将视线染绿，将视野染绿，将水田里劳作的菜农染绿。

在桐城菜市场，一年四季都能看到水灵灵的水芹。买一把回来，洗净，用开水焯一下，切成小段，加入盐、鸡精、辣椒油和醋凉拌，清爽爽口。用豆干丝炒水芹，加入些许切碎的红辣椒丝，白、青、红、黄，颜色搭配恰到好处，可谓色香味俱全。将腊肉下锅炒至出油，再倒入切成段的水芹，大火急炒，倒入少许用水调制好的鸡精，趁鲜青色未退时盛盘，此时的腊肉肥而不腻，水芹油润香甜，令人口舌生津。而冬季的水芹茎白芽黄，鲜嫩香脆，品质更佳。每年春节，家家必备水芹，因为水芹茎秆空心通畅，寓意来年万事通达顺利。

外地朋友来我处做客，见餐桌上摆了凉拌水芹和水芹豆干炒肉丝，很是高兴。揀一筷头入口，细细嚼之，立即喜上眉梢，忍不住点头赞叹：水芹到处都有，但没有这么好吃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查阅资料得知，桐城有数百年水芹栽培历史，2008年获国家地理标志。水芹生产基地——城区南郊泗水桥一带，以前是龙眼河的河床，地势低平，后来河流改道，就成了田。芹菜田的泥土犹如香灰，不易流失，也不板结，人们下田，脚起泥合，全田不留脚印。芹菜田的水，主要来自河床沙石层渗出的洁净水，水质好，且冬暖夏凉，常年不息，为水芹菜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水芹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无机盐类，其中以钙、磷、铁等含量较高，同时具有清活血管、降血压降脂等药用功效，属正宗的绿色食物，深受人们喜爱。

灌溉水芹的活水，来自哪里？一位弯腰采芹的菜农直起身，伸手指一指：呶，前面彩钢瓦那边就是。走过去一瞧，果真有一椭圆形水池与芹菜田相通。池内有暗泉漫涌，池水清澈见底，

寸余长浅黑色野生小鱼成群结队到处逛。一边是钢筋水泥的冷硬，一边是鲜活生命的蓬勃，城市里的田园与田园里的城市，就这样互补互荣，和谐共生。

暗泉漫涌，不惧干旱的芹菜田，偏偏还有淙淙溪水绕田而过，让人羡慕妒嫉。溪是活的，它有个好听的名字——槐溪。它的水源来自于龙眼河拦水坝，经和平菜市场外围的沟渠隐入和平路地下，从小河巷钻出来，在芹菜田边复活，一路欢唱，又隐入昌平路路基之下。据史料记载，槐溪建于明朝，与桐溪塌、芹菜田构成桐城老城区重要的历史水系。

近读张泽国先生的《桐渠考》，对古桐渠有了兴趣。文中引用明弘治三年《桐城县志》记载，洪武末年（1398年前后），江西南昌人胡俨来桐城任知县，“开桐渠，导桐溪水自县中出，溉城西田百余顷。”六百多年前开凿的水渠，流经城区，西行至城外农田，既解决了城区消防用水和雨季排涝，又灌溉了农田，滋养了庄稼，一举两得。为了寻找古桐渠，我在老城区穿街走巷，从龙眼河公园到北大街、西后街、南大路、文昌大道，其间虽找到了一条丛生杂草的浅水沟，也仅仅只看到数百米长，其两端分别隐入环城路和文昌大道，不知所终，也不知其名。及至芹菜田，看到翠绿一片，听到淙淙之声，眼睛和耳朵一下子变得柔软起来。

一位近七十多岁的老菜农，站在溪水里洗芹菜。溪水一路向西，汨汨钻进芹菜田西埂涵洞，不见了。沿着溪水的流向，数千米区域都是坚硬的水泥地和林立的高楼，是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公路，是现代的城市新区。从整治一新的龙眼河，流经古色古香的小河街，再隐入豪华气派的现代建筑群，从明清历史流到建国再流进新时代，这就是槐溪的使命么？

我想知道槐溪和芹菜田的故事，老菜农嘿嘿一笑：多着呢，一下子说不完。我想知道槐溪水流到哪里，老菜农又一笑：九九归一，你说能流到哪？复一惊。这位勤劳而睿智的老菜农，如流水一样隐于市，莫不是受了田与溪的熏染？隐于市井的田与溪，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修炼成了闲云野鹤的隐士。那些依田依溪而居的市民，也是一脸云淡风轻。

夏日“凉友”

□ 淄博 李秀芹

天气渐热，老伴开始了他的纳凉工程，蚊帐挂了起来，凉席也取出刷洗干净后晾晒完毕，这几天他在院中设计规划了好久，在葡萄架下搭了一个木栅栏，周遭用纱布围了起来，里面能摆放一个小茶几和两张竹椅。他说夏日坐在里面，一边纳凉一边喝茶看书，清风徐徐而来，人生真是惬意。

待天大热后，老伴打算在院中放置两台风扇，风扇前再放两大盆水，风吹水面，溅起的水珠透过纱布撒落在脸上，冰冰凉凉，仿佛身处海边。这只是老伴的初步想法，具体操作是否如他所愿，还得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现在纳凉工具很多，空调虽制冷效果最佳，但长时间吹空调，身体大为不适，于是老伴便别出心裁走一条自然纳凉之路。小院绿植不少，但蚊蝇多，用纱布圈起一方空间将蚊蝇阻隔在外，夏日傍晚置于其中，倒也是很好的纳凉去处。

白居易《消暑诗》中写道：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散热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此时身自保，难更与人同。老伴说，端坐一院中容易，可眼前无长物，难。于是，他和我商量，这个夏天，我俩都好好修心，互相提醒，争取做到心中无长物。老辈人常说，大热天的我不与

你计较，其实也是告诫大家，天热，应该避免不必要的争执与烦闷，宽以待人，也宽以待己，心态平和，情绪平稳，心便静了，心静自然凉。

老伴这话我懂，就是大热天的，尽量不与他争吵，不和孩子们计较，我少在他耳边絮叨，他自然心身愉悦。我指出老伴心中所想，他笑着说，天热单有你一位凉友还不够，还需多交几位凉友。老伴说的凉友是指能洗涤心灵，陶冶情操，亦师亦友之人。

老伴打算在这个夏天，去拜访几位老友。爱好绘画的老宋，喜欢钓鱼的老王，懂收藏的老严，雕刻根雕的老黄，还有在木头上画画的老潘，这几位老同志，许久都没联系了，竟让距离产生了距离，老伴在这个夏天要去拜访他们，是要跟他们学艺吗？老伴回答，说对一半儿，我还为学习人家的生活态度。老伴也劝我，多搜集几位老有所长的朋友，近朱者赤，多跟这些人来往，自己的三观，特别是老年观会改变很多。

这个夏天，我们修炼自己的内心，天越热越需沉住气，亲近大自然，多交几位“凉友”，远离负面情绪和戾气很重之人，在心中打造溪涨清风拂面，月落繁星满天的恬淡、静谧之境，用凉爽爽的心境过美夏天。

深切怀念叶大姐

□ 合肥 金兴安

叶大姐名叫叶玉珍。2019年8月9日她突发脑梗远离了我们。一个月后我从友人电话中得知这一噩耗的第一反应是要去送送叶大姐，可太晚了。我与叶大姐从认识到熟悉，往来20多个春秋岁月。在这之前也听说过叶大姐的故事：那时她在合肥市二轻局下属的大集体单位某一小商店上班，中午回不去，在省委工作的叶大姐爱人就骑着自行车来送饭，当时媒体还有报道，一时间被合肥市民传为佳话。

叶大姐1932年出生于庐江县农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倍受苦难。叶大姐一生艰苦朴素、勤劳善良、相夫教子、热爱家庭。但她又有鲜明的个性，那就是她一直过着平民平淡生活，从不特殊化。在纪念叶大姐逝世快要周年之际，我想把我与叶大姐接触所及的二三事写出来，以慰藉叶大姐的在天之灵。

1992年叶大姐退休了，由于她是大集体单位，退休时还没进行工改，算下来退休工资仅300多元。叶大姐是个乐天派，她乐呵呵地说，有钱人家吃大鱼大肉，我家就常吃青菜、萝卜。你看我连感冒都很少有。叶大姐说话时声音亮，语速快，一句连一句，一口气说完后便发出爽朗的笑声。叶大姐家从没请过保姆，几十年来，她甘当一位默默无闻的家庭主妇，儿孙都在外地，所有的家务活基本上都是她一人承担，买菜、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等。

有次我看她坐在家门口用搓衣板在搓洗衣服，而洗衣机就停放在走廊上。我走上去好奇地问：“叶大姐，您为什么不用洗衣机洗衣服？”她随口应道：“我和老头子就两个人的衣服，用洗衣机太浪费水了。”一句话，令我无语，使我动容。这就是我们叶大姐勤俭持家的家风，一个80岁老人为了节约用水就用双手代替洗衣机，若不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听，说出来真的叫人难以置信。

记得是2012年春天，我与叶大姐的一次交谈中无意地说出了我有孙子了。正在说话的她戛然而止，一把拉住我的手，凝视着我激动地说：“好呀！当年可怜的孤儿，如今当上爷爷啦！儿孙满堂啦！你多亏共产党，多亏政府才有今天呀！”最后叶大姐对我说：“抽个时间，我与老头子一道去你家看看孙子。”当年5月22日上午9时，叶大姐和她的老伴一道从市里小东门专程来到政务区我的住处，我更是喜出望外。老两口像家里的亲人一样关切地问这问那，问问孩子们工作，又问问孙子的幼儿园，又看看每个房间陈设。最后，我想留二老在家里吃顿便饭，被婉言谢绝了。临走时，叶大姐掏出一个红包说：“这是给孙子的见面礼”（江淮间民俗，长辈第一次见到晚辈要给礼物）我和家人都表示不能收。叶大姐说，“就两张，嫌少了就不要。”我一下子被叶大姐的古道热肠所感染，我和孙子恭恭敬敬收下红包。随后我在红包上写下一行字：“这是2012年叶奶奶给的红包。”

回忆起来，我与叶大姐相识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那时她家还住在一幢旧房子里，由于是一楼，光照短家里长年潮湿，直到1998年底才搬到新宿舍，可家具还是原来的，一把小竹椅坐坏了用塑料绳左一圈右一圈扎牢至今还在用，三人沙发的坐垫和靠背有多处磨损，露出里层的包布，大小窟窿无数。几十年来，叶大姐从基层到省城，环境变了，但她甘于清贫的生活作风没有变，对自己省吃俭用，对别人热情大方没有变。

叶大姐离开我们已近一年了，我非常怀念她，她一生襟怀坦荡、爱憎分明、勤劳俭朴、与人为善、乐于助人，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一个具有60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一个普通女性的崇高美德风范，我们将永远怀念她，永远学习她，叶大姐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